

时空的诗意回响

——评姜明的散文集《八千年的凝视》

□ 黎二愣

翻开姜明的散文集《八千年的凝视》，最先打动我的，并非那些被反复提及的思想和知识，而是字里行间那份对文物、历史与文明的真诚凝视，以及跨越千年依然温热的情感。作为同样行走在文字与现实之间的媒体人，我更能读懂姜明先生文字背后的沉潜与厚重。他以诗歌的豪情、小说的格局、散文的深邃、新闻的真实为笔，为时代留下了扎实而亮眼的足迹。该书收录的多篇散文，先后刊发于《人民文学》《北京文学》《美文》等重要文学期刊，同题散文《八千年的凝视》斩获 2024 年度人民文学奖·散文奖，分量不言而喻。

姜明是资深媒体人，也是诗人、作家。2011 年，他的诗集《万物生长》聚焦抗震救灾中的人物与事件，将诗性表达与新闻纪实融为一体，以宏大叙事回应时代主题，荣获第七届四川文学奖。而这部《八千年的凝视》，是他在散文创作上抵达的一座高峰。一部散文集何以获得业界与读者的双重认可？读懂它的思想内涵与艺术特质，便有了答案。

散文集《八千年的凝视》以巴蜀文化为立足点，以风物为线索，串起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源流。书中历史、人物、文物相互映照、立体呈现，既有历史的厚度，思想的深度，也有人文的温度与观察的锐度，称得上是滋养当代人精神世界的一部至诚佳作。

作品最突出的价值，在于根植文明长河，铸牢民族精神与文化自信。以《八千年的凝视》《我的草堂》《苏东坡的家国》《三星堆时间》《蜀道书简》等篇目为骨架，在文字里不断回溯、挖掘、提炼中华民族的精神指向。他从贾湖龟甲上那道跨越八千年的刻痕里，凝视汉字的源头。在良渚黑陶罐刻符、史墙盘铭文、秦诏版与“书同文”的历史脉络中，提炼出文脉同源、家国一体的文明基因。他直言：“中国最大的底

气，恰恰就是我们生生不息的汉字”，一语道破汉字之于中华民族的意义，也厘清了近代以来关于汉字的种种困惑。

在《我的草堂》中，他以杜甫草堂为载体，重温杜甫“安得广厦千万间”的赤子之心，将一处文人旧居，升华为民本精神的象征。在《苏东坡的家国》里，他写尽东坡一生于黄州、惠州、儋州的颠沛，却更着力于书写他逆境不屈、豁达担当的人格力量，将其提炼为当代人可借鉴的立世品格。《三星堆时间》解码青铜神树、纵目面具，清晰呈现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交融互鉴，印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、包容开放的格局。我们从《蜀道书简》从蜀道天险与明代李肇植柏护林的故事里，读出中国人绵延千年的生态智慧与守护自觉。作品以人文情怀涵养人心，为当代人提供修身立世的精神滋养。姜明以纪实的笔法亲近历史，以典型的人物塑造精神坐标，把传统文化中的智慧，转化为抚慰、指引当下的精神资源，实现古今之间的温柔对接。

在系列的史实、文物、人物的书写中，姜明把实干、包容、家国同心的华夏精神，化作可触可感的文明符号，让文化自信不再是抽象的口号，而是具体可感、可亲近的精神力量。

《八千年的凝视》里对汉字从贾湖刻符到隶草行楷的演变梳理，呈现了文化脉络，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启示。同时观展的长队、坚守公平与道义的楷书书法老师，这些普通人与文明相遇的瞬间，被他温柔记下，赞颂的是平凡人对历史与文化的敬畏。三星堆、蜀道里的历史遗存，则在文字中唤醒当代人做文明传承者、家园守护者的自性自觉。这一切都不是空泛的抒情，而是落到为人、修身、处世的具体意象中。

再看艺术层面，《八千年的凝视》最

鲜明的特质，便是纪实与诗性的浑然相融。姜明以诗人、作家、媒体人的三重身份写作，让多种气质如经纬交织，织就了一部沉静而深情的文明沉思录。

新闻纪实的严谨，确保了文本的真实与厚重。书中对文物的年代、形制、出土信息、历史背景的交代清晰有据，对观展人数、现场场景、社会反响的记录细致真切，带着新闻写作特有的现场感与客观性。写三星堆，他以亲历者视角还原考古现场；写苏东坡，他尊重史实脉络；写蜀道，他脚踏实地地行走观察。求真、求是，是他写作的底色，也让整部作品立得住、站得稳。

但他又不止于纪实。在真实的骨架之上，他以诗人的审美注入灵气与温度。三星堆文物是“大地的秘语”，青铜神树“托举日月星辰，连接天地古今”；蜀道是“镌刻在山河间的史诗”；“云横秦岭、路人苍烟”的景致，在他笔下化为意境悠远的文学画面。冰冷的文物有了呼吸，坚硬的历史有了柔情，理性的记述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道。

他的语言兼具力度与诗意。“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工程，不是长城与都江堰，而是统一文字”，一句论断掷地有声。他把奔赴汉字特展比作“一场盛大的约会”，把人与文物的相遇写成“文明的重逢”。把贾湖龟甲比作“八千年的眼睛”，在安静对视里完成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。把良渚刻符比作“屋檐下的孩子”，把汉字的诞生写得如婴儿学语般温柔而充满希望。其中，铜锈是“时光的铠甲”，文字统一是“精神的长城”……意象鲜活，情感真挚，读来令人动容。

合上《八千年的凝视》，留下的不只是对巴蜀风物以及中华文明的认知，更是一次被历史照亮、被文化滋养的精神洗礼。姜明以凝视致敬文明，以文字连接古今，也让我们在与文物、与历史、与山河的对话中，重新看见文化的力量，看见我们内心深处的根与魂。

历史并非一条平滑、完整的锦缎，它更像是一面被打碎的镜子，一幅被风化的岩壁画，它不仅铺展着宏大的事件和叙述框架，展现着巨大的发展势能，也冲刷着细小的个体生命、断裂的时间，以及破碎的叙事。这些微小的碎片，也许正是指向未来的索引。冉正万的新作《青岩》就是将叙述视角投向平滑历史的一条皱褶，然后用几点星火照亮那些被忽略的历史细节。

侯庚辰是一名负责情报搜集的交通站人员，带着清查汉奸的任务来到青岩，与西迁贵州任教的浙大教师苏步青、苏步青夫人松本米子、青岩民众以及浙大学生产生交集，经过“怀疑、了解、认同”的情节演绎，一个关于战事、人心、地域、历史、风俗的故事随之展开，共同形构成一个特定时空的侧影，一个锦缎的底色。

我们知道，抗战、西迁，这无疑都是宏大的叙事装置，映照着一个民族伟岸的身影。而这巨大光影的背后总是闪烁着的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个体，以及他们充满温情的精神世界。比如说苏步青夫人松本米子，因为身份的特殊，她是最先被清查队认定的怀疑对象。故事的推进如读者所愿，侯庚辰对她的追查是无效的，反倒是松本米子对战争的厌恶、对家庭的守护被次第铺陈，抹平了她的来历、她身份的困扰。在繁华都市来到青岩小镇，松本米子很快适应了乡间小镇的生活，她和田嫂一起走村串户购买土豆和鸡蛋，与小镇居民和谐相处，与丈夫精心守护着自己的一爿小家。同样，苏步青教授以及学生们，并不因为环境的极度艰苦而放弃了学习和生活，放弃对家国和未来的信心。还有青岩的原住民：田嫂、田婆婆、卖肉的屠夫等等，他们虽远处边地却也有温情与暖意。这些隐伏在时空缝隙里的个体，他们也许不被历史记忆，却也带着庄重而纯然的内在精神；如布罗代尔所言，历史是日常的、反复发生的、沉默的。那些默默无闻的人——农民、商人、水手——他们的生活习惯、饮食、住房，也许更能揭示文明的深度。对于作家而言，要有悲悯意识才能探照到他们的辛苦、碎屑、卑微，及其形而上的生存本质。

冉正万的“贵阳书写”已经颇具规模，这次他把笔触延伸到了古镇青岩，其“贵阳叙事”的版图不断扩张，故事与历史的连结也逐步走向丰饶与厚重。在贵阳，人们熟知的青岩古镇是一个贯通了军事、民族文化的历

史综合体，在文旅昌盛的今天，更是被赋予了无限的精神漫游和历史想象。冉正万的青岩故事并不是对之进行现代化的商业演绎，他需要把青岩的文脉探向寻常人的精神深处，通过来自外地的苏步青、苏步青夫人松本米子，以及青岩本土民众等等为青岩塑型，并昭示世人：古镇不古，古镇尤新。

《青岩》的叙事也沿着冉正万一贯的文本探险风格。小说采用第一人称来叙述故事，“我是侯庚辰”“我是松本米子”“我是夜行者”……小说通过很多个“我”来讲述故事，不仅仅是多声部的合奏，还与侯庚辰的“清查”任务形成互文，最后谜底在多个“我”的讲述中得到解碼。不仅如此，这样的叙述设置更凸显着历史的嘈杂感，就像今天游人如织熙熙攘攘的青岩古镇，人们都在自说自话，但是又都建构着历史与时代、个体与整体、悲欢与离合。曾经叱咤风云的班麟贵土司，苏步青教授及其夫人，还有田嫂、田婆婆、屠夫等一众最为普通的青岩乡民，他们的生命个体在与历史交汇的地方，平淡而琐屑，常常成为皱褶成为缝隙，但是人性的微光、存在的尖厉感却一直在那里，等待着被阅读、被传递。冉正万就是这个阅读者、传递者，他正以一颗惻隐之心，拾缀那些需要修补、渐被遗忘的历史空腔。因此，冉正万的《青岩》为我们提供了一双回望的眼睛，让我们在疾速的征途中，仍然能够捕捉到来过过去来自身后的微光。

镶嵌在历史缝隙里的暖意

——冉正万《青岩》读后

□ 杨波

哨音在回响

——读李美桦长篇小说《金色的弹壳》

□ 胡延芝

在美桦兄那温和的笑容里，透露着他 对生活的热爱与对文字的敬畏。在工作之余，他惜时如金笔耕不辍，宛如一位在文学田野上辛勤耕耘的农夫，将每一寸光阴都转化为创作的养分，用手中的笔，深情地描绘着这片土地上的故事。他扎根于会理红色文化土壤，将历史记忆融入时代脉搏，先后出版了几部以“红军长征过会理”为背景的长篇小说。《金色的弹壳》是继《浪拍金沙》《春度龙岗》之后的又一部革命历史题材的力作。

该书通过讲述彝族少年“乌萨”“小铧子”在战争血与火的淬炼中成长的故事，生动展现出一个蕴含着人性之真、人情之善、人心之美的童真世界。故事发生在 1935 年红军长征过会理的历史时期。红军渡过金沙江北上以后，3 名伤员留在彝寨乌地吉木的老家乡养伤。红军战士与彝族老乡之间，没有隔阂，没有猜忌，只有真诚的信任与无私的帮助。小说中乌萨和小铧子与敌人巧妙周旋的精彩传奇，不仅富有乡村生活的气息，也将孩子率真自然的天性跃然纸上。

乌萨，一个充满童真与梦想的彝族少年，一心想得到几枚铮亮的弹壳。他有一个朴素的想法，如果用弹壳来给阿普（爷爷）做烟嘴，一定比土康善人的玉石烟嘴豪气；如果用来做口哨，响亮的哨音就能引来小伙伴艳羡目光。善良的阿普收留了红军伤员，乌萨也如愿以偿得到了红军战士赠予的弹壳。金色的弹壳，成了连接红军与彝族少年的纽带，红军身上的坚韧不拔，处处为老百姓着想的善举，这些品质如同珍贵的种子，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。面对保安队的疯狂清剿，伤员被秘密转移到山洞里，乌萨和小铧子的亲人也离开了他们，照着伤员的重任就落在了他们身上。在严峻的现实面前，两个孩子战胜了恐惧与孤独，他们从康善人的少爷手里得到粮食和肉类，给伤员补充给养；他们与保安团周旋，将其带进地主藏匿财物的山洞与土匪火拼；他们调虎离山弄到保安

队的衣裳和手榴弹，帮助阿达（父亲）护送红军伤员北上寻找部队……他们凭借智慧、勇气与纯真的信念，历重重艰难险阻，在与敌人的斗智斗勇中，实现了英雄少年的成长蜕变。

这些故事，没有过多渲染刀光剑影，战火纷飞的激烈，而是以一个彝族作家最朴素和本真的情感出发，表达了军民的鱼水情深。乌萨和小铧子在深山密林里奔跑的稚嫩而坚定的身影，或许能唤醒当代青年心中的责任与担当。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使命，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责任和担当。生在和平年代的孩子，处在物质充裕富足的今天，他们不再需要像书中的乌萨、小铧子那样忍受饥饿，在山野里刨食，在刀尖上行走，经历战火的洗礼，但那颗“金色的弹壳”所象征的革命信仰、无畏勇气和纯粹初心，依然是指引当下穿越现实迷雾的灯塔。

阅读这样的红色经典，不仅是在追忆一段历史，更是在触摸一种永不褪色的精神，那种在绝境中依然保持希望的光芒，那种将个人命运与家国情怀紧密相连的担当，这正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。今天，回望这段历史，我们更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。那些为国家独立、民族解放而牺牲的英雄们，永远值得铭记。《浪拍金沙》《春度龙岗》《金色的弹壳》等力作，正以文学生动的形式告诉我们：真正的革命传统，不是历史的标本，而是流动的江河；不是博物馆的展品，而是每个人心中的火种，更是一个民族精神基因的代代延续。

合上书页时，窗外的小城灯火通明。那些在这片红色土地上消失的年轻身影，早已化作满天星辰。他们用生命点亮的火把，正以另一种形式在我们手中传递——这或许就是红色经典穿越时空的永恒魅力。只要还有文学，他们就活着；只要有人还记得，他们就活着。

金色弹壳清脆的哨音仍在耳畔回响。这哨音不仅来自历史深处，更来自我们每个人的心中。它在提醒我们，这一份红色精神的传承。

闲，是赵朝吉老先生一度强调的字眼。闲，并非轻飘飘信手拈来，而是有漫长岁月作底的跋涉和奋斗，它是有重量与底蕴的闲。正如赵老先生所自谦的“诗草”，自比为“草”，实则爱着小草的随境而生、随遇而安，爱着小草蓬勃旺盛的生命力。八句之间，俯仰之间，诗兴如离原上草摇曳生姿，写文作诗便是这样的自然天成，胸襟可容万物、内心可纳宇宙，正如他在《咏竹》诗中所言：豁达容万象，心空永留春。

故乡是一个人永远都无法斩断的思念，并且随着岁月增长，它会越来越清晰。赵老先生在《清平乐·回平昌》中叹息：“寻遍旧街非旧貌，犹忆少时戏闹。”在《蝶恋花·乡愁（4）》里抒发胸臆：“历尽山河生一别，乡街总在心头热。”他无数次叩寻，无数次回望，以一个游子的身份去书写故乡，那个生养他的地方，留下无数珍贵回忆的地方，虽然来时路坎坷崎岖，到了耄耋之年深情回眸，却能从昔日之苦楚中，品尝到一丝甘甜，乡愁成为他无数次提笔书写的动力，他不厌其烦地在文字中打捞故乡，有过微微失落，更多的却是游子忆乡的温暖与安然。

《忆少年·家园别》的后面，特加一句注释：“忆 1977 年末，我意外考上了大学。家居农村，三个儿子尚幼。家境极其艰难。春节间，只身远去，别泪如刀。”这首词的开头部分便很精妙，是一组排比：“朦胧山径，朦胧竹树，朦胧城阙。”为何“朦胧”？可引申多种解释。比如当初家乡平昌交通不便，诗人要离家去往外地求学，须得鸡鸣之时上路，方不耽误脚程；又比如念及家中妻儿，自己这一走，家庭重担便落在妻子肩上，心头万般不舍，泪眼难免朦胧。

退休之后，赵老先生欣喜于把心融入了大自然。《摊破浣溪沙·冬晨》中，他写“楼外新梅香自茂，路边常绿叶生豪。”而《南乡子·深秋闲情》是“微雾绕林梢，竹野清秋淡似描。”到了银杏飘黄的季节，《画堂春·银杏林中》曰“苑寒银杏满金黄，叶铺金毯茫茫。”

春秋往来，四季轮回，有了银杏铺金毯，便有了春风催桃李，《行香子·春日》中，他欣欣然写道：“桃花笑，红点江滨。”好一个“笑”，又好一个“点”。春来桃花开，是被古往今来的诗词大家写得溢觞的主题，如何从

豁达容万象 心空永留春

——读赵朝吉《随闲诗草》有感

□ 何 竟

众人的诗词中写出专属自己的“桃花”，需要的不是高超的文学技巧，而是一颗赤子心。

中华上下五千年，翻开厚重的历史书，有多少英雄豪杰，又有多少丰功伟绩。与这些先贤圣人“面对面”，如许书写的他们，对每个访古问贤的诗人来说，也都是不小的挑战。赵老先生最令人叹服的，是他剑走偏锋的“别有一番思绪”，带给读者不一样的先贤。

如《清平乐·武侯祠叹》：“红墙古树蜘蛛，空留乱世雄图。纵料天时在晋，生当抗魏联吴。”从古至今，写武侯祠和诸葛亮的诗人浩瀚如烟海，稍不注意就会落入窠臼之中，歌颂孔明的无双智慧乃至廉政之功，随手一搜，就能检索无数佳句。可赵朝吉老先生不写这些，他写的是诸葛亮的“执着”：哪怕孔明未卜先知，明明晓得最终终结三国的是司马一族，他还是要“抗魏联吴”。

《七律·张飞柏》里：“横戈勒马粗中细，立帐倾杯醉也清。”世人眼中的猛张飞、蛮张飞，是赵老先生眼中粗中有细的将才，有着“醉也清”的理智头脑，他的个人标签里，哪里只有一个“莽勇”堪堪概括呢？

《七绝·七夕叹》中，他作为情人伸张正义：“纵有浮云遮望眼，春心暗渡两无疑。”《屈原叹》中，他说“国破酒肉在，身死空有名。”这是在为屈原鸣不平了，死后的哀荣也好，声名也罢，其实都未真正扭转现实，君王未曾因忠臣自投汨罗江而悔不当初，屈原所忠诚一生的王朝也并未因痛失他一人而变得强大无匹。

在《清明浅唱》里，赵老先生缓缓吟出了如歌的慢板：“念念清明，今古人人。繁衍悠悠，元元故亲。”都说清明寄哀思、抒离情，但若没有坟莹中安躺的祖先，又哪有繁衍而来的子孙？血脉相传，一代又一代人诞生于世，

如同草木之枯荣更迭，新叶萌出，自然就有老叶凋零，落入泥土化为肥料。这份直面生死的豁达之情，突破了“哀伤”的局限，变得宏阔深远，亦打通了时间和空间，让清明成为一个载意深沉的节日。

一个真正的诗人，绝不是高高在上，以才情睥睨众生、脱离群众，他永远和众生一道，活在烟火人间，感受生活的酸甜苦辣，百种况味，皆是诗意入怀。老翁心胸豁达，在《水龙吟·岁末感怀》中白描道：“轻哼《好了》，三杯乐醉，鼾声依旧。”

人若年轻力壮，碌碌于功名利禄，恐怕会对《好了》歌中的淡然隐逸避之不及，因为这歌确实有些“消极”，好了好了，到头来，万般都是一场空。但真正经过了岁月历洗和锤炼的人，才知歌中深意，这与罗曼·罗兰所说“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，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”，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因为爱着生活，诗人不时流露出“长者的娇憨”。《临江仙·闲饮》中是“清饮绿枝窗鸟，静眺酥软绵绵。”《鹧鸪天·晨练》里又是“身腿腿力轻如燕，臂展腰柔腾似龙。”到了《南歌子·煦日松间照》：“收竿柳岸又茶楼，心静云空无喜也无愁。”这首词读来清新可喜，老翁闲来下棋、小酌、垂钓、饮茶，好不自在，而最终落笔“无喜也无愁”，更是令人艳羡不已的境界。

赵老先生最痛心疾首的是那些“变色”的公仆，他们忘了初心，也忘了来时路。在书写自然山川、先贤节庆时用笔舒缓用情克制的赵老先生，在面对“贪官”时，抑制不住一腔疾恶如仇，热血一如当初奔涌如潮。

《念奴娇·都市感怀》中，他写道：“商宦交融，红楼歌舞，狂纵权权和色。杯中美酒，滴滴皆是民血。”《渔家傲·贪腐浅唱》里：“黑白两径官印俏，嘴皮翻动清廉调。”而《五律·闻贪官落马》，更是直截了当地进行批判：“民户愁三代，权家掠万金。”赵老先生犹如斗士一般，他恨不能化笔为鞭，让这些贪官无处可逃。

读诗词，如读人。一位八句诗人，用他的真诚与才情，捧出了这本《随闲诗草》，百余首古体诗词与现代诗合于一册，写的是大千世界林林总总，更是诗人几十年的人生苦渡和参悟。